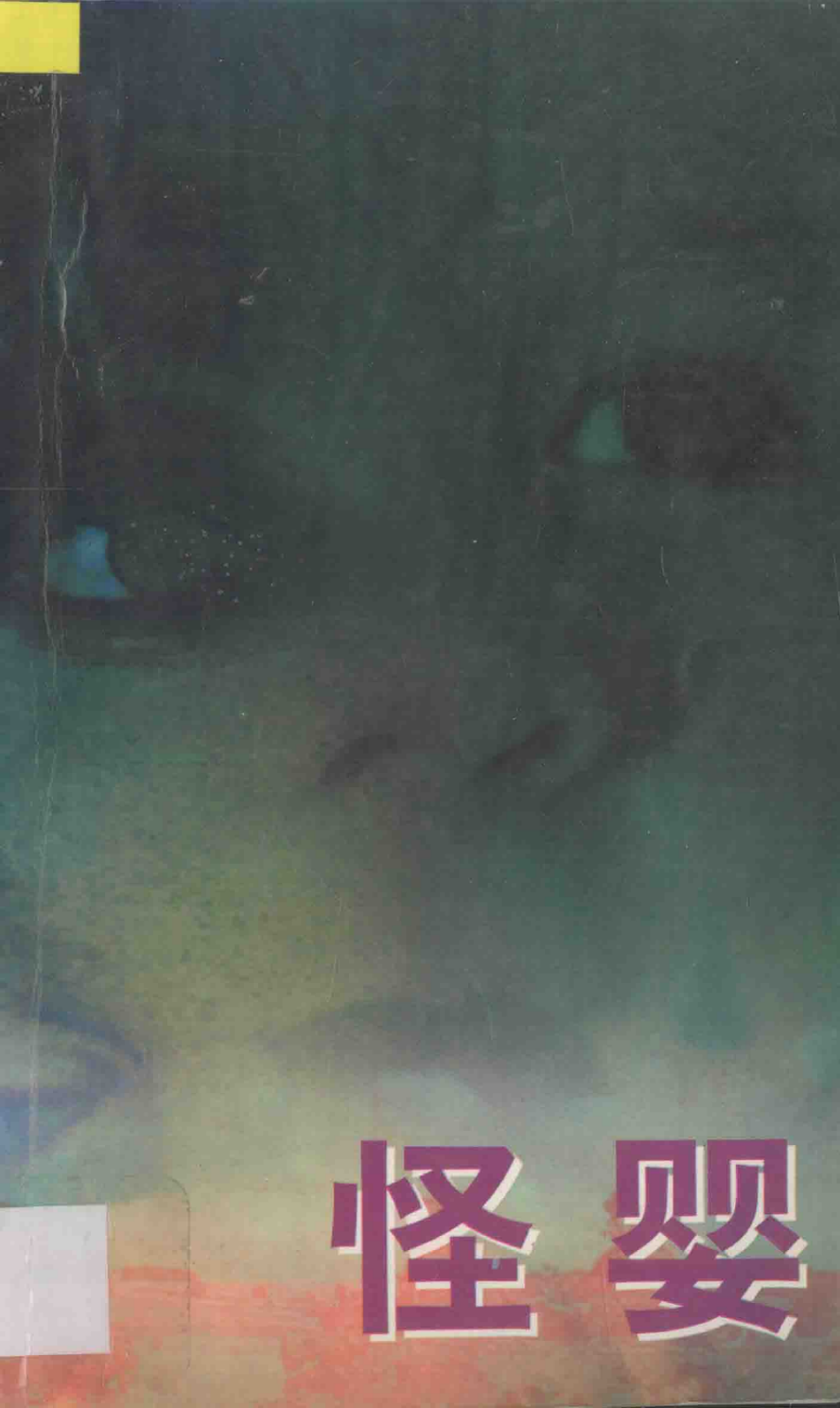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怪嬰

怪 嬰

余无语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怪嬰奇事不尋常，異國情外亦

可傷，孽債孽債情未了，箇中

因果斷人腸。

九六年一月以訖代序

余無語



目 录

鞭炮满山红·····	7
怪婴·····	17
痴心语·····	49
重阳鬼趣图·····	74
新娘煞·····	92
星异·····	117
意乱情迷·····	135
白蝴蝶,红杜鹃·····	158
不了了之还有债·····	172
公路上漫步的女孩·····	196
鬼屋魅影·····	211

鞭炮满山红

前言：香港未禁烧炮仗前，每逢大年大节，都是烧炮仗的。以前过农历新年，许多人喜欢把烧炮仗作为消遣，找寻刺激，甚焉者把强力的电光炮燃点后用空罐盖住，让它爆到半空高，一乐也。不过，电光炮很少在大街大巷烧的，一般人总喜欢在郊野燃放，免吓坏人耳。

洪满山未发迹前，在长洲有一个小农场，既种生果，又种青菜，他从小就帮父亲做活。

阿山自小就很顽皮，十岁那年，适逢大年初一，与邻居年纪相若的男孩子，到山岗去烧炮仗。他特别买了一盒电光炮，和两支双支双响的巨型电光炮，准备上山头烧个痛快。

那时候，香港是准许烧炮仗的，所以山头的炮仗声响，此起彼落，阿山和邻家的阿水，派完利是，便相约回到山头，烧个不亦乐乎！

只因烧电光炮，必须找个理想的地方来烧，并且要有很大的回声，才收山鸣谷应之效；也唯其这样，才觉得无比的刺激，无比的过瘾。

于是，二人行了很久，才找到一处理想地方，那是一棵大树之下，树下附近，有一堆金塔，而金塔之旁，有一个洞穴，那是很圆的洞，阿山看了，童心顿起，阿山说：“我这枚巨型电光炮，就在这洞里放吧！”也不用说，阿水马上举脚赞成。巨型电光炮的炮引，是很长的，阿山计过，烧着了然后放手，也可能走避得及。

两个孩子是十分好的，阿山提议，阿水自无异议，阿山为了逞强好胜，便在洞口燃点炮引，才点着，便马上把电光炮放下洞去，回身就走，但仍不见响，阿山回头看时，不想那电光炮“秤”的一声巨响，地动山摇。

阿山急忙掩耳，但也来不及了，左边面颊一阵阵发痛，好像给刀割似的，但他仍然不以为意。

阿水也吓得瞠目结舌，征征的楞在当地，说不出半句话来！

两个孩子惊魂稍定，定睛看看刚才的环境，原来一个埋在地下的金塔爆发了！满地都是骨头和一些臭水。

阿水情知闯了祸，便向阿山提议，快快离开这个地方，而且不可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。

回到家里，洪满山的左边面颊像发烧一样，但又不敢声张，而家人也不知道他做了这种事。于是，他在家里找寻有甚么止痛的药，结果给他找到了一盒药膏，便涂在伤口那处地方。

就寝的时候，他摸摸左边面颊的下面，那里好像多了一块骨头似的，依然还在隐隐作痛。他想到了白天在山中烧电光炮的情景，便不期然的意识到：我把金塔爆开，里面的骨头炸碎了，那些骨头的碎片，射入我的面颊，当时，我用手掩面，可是掩不到的地

方，这块骨是嵌入去了……

阿山不敢提，也不敢声张。

翌日，阿山的痛似乎减少了，于是，他继续涂那些药膏。

到了年初七人口，阿山的伤口处，已长出一个肉粒，这个肉粒，好像黄豆一样大；到了新十五，肉粒又大了，变了一粒花生似的赘肉，摸下去是不痛的。

此后，阿山再不敢烧炮仗了。

过了新正，洪满山便跟随经商的伯父到大港寄宿就读。

中学毕业后，阿山不再读书了，跟随他的伯父洪天寿做生意。

洪天寿没有儿子，对阿山这个侄儿，视如己出，洪天寿谢世，公司的生意便由这个侄儿打理。洪满山从此一帆风顺，公司业务发展得比他的伯父在世时还好。

洪满山的生意越做越大，盈利额也越来越大，长袖善舞，得意春风。唯一耿耿于怀的，就是童年往事，

在山中放鞭炮的一幕，使他的左边面颊，多了一条赘肉。这条赘肉，生得同一粒大花生差不多，不过很滑，约一寸长左右。

他酬酢繁忙，有些朋友劝他：“山哥，何不施手术，把这条赘肉切去呢？”

洪满山耸耸肩：“可以的，医生说，割去这条赘肉，手术非常简单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的。不过，我不想这样做。因为这条赘肉，脚根是有骨的，骨同面颊骨相连，这就是说，如果我割了，也是没有甚么用，只因那是一块小骨头。”

洪满山对他的秘书谢素心很好，便把童年往事约略对她说了。

谢素心说：“近代医学昌明，这是可以割的。割去了就没有那么碍眼了。”

洪满山摇摇头：“我不割，是有我的原因的，第一个原因，是我的赘肉到顶点，是一块骨头，看来赘肉是那块骨头成长出来的，我割了，面上就会留下一块疤痕，这样也不是美观的；第二个原因，这条赘肉，对

我来说,是十分重要的,它会给我灵感,是真的,它真是会给我灵感的,我难以取决的事,我的左耳会吩的一声,就觉得我需要这样去选择。这十多年来,我一步一步走上成功之路,就常常靠这块赘肉给我的灵感。

谢素心是由打字员升为洪满山秘书的,她的样子普通,貌仅中姿,年纪也已经是二十六岁了,洪满山比她仅大一岁;但是,洪满山对她十分好,当她应征打字员的时候,他从几封应徵信中选拔了她。在许多应徵者中,学历比她高的也有,样子比她美丽的也有,工作经验比她多的也有。但是,洪满山一见到她,就充满了好感,他也不知道为了甚么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,是很微妙的。

这一日,谢素心没有上班,她的阿姨却替她请了病假。

洪满山心中惦念看她,下班后,按址到鲳鱼涌滨海街她报的寓所探望她,谁知摸了门钉,接待他的是素心的阿姨潘太。

洪满山道明来意之后，才知道素心是住在离岛长洲的。

潘太见他一表人才，又是素心的老板，倒有点受宠若惊：“喂，洪经理，难得你这样有心，实不相瞒，素心是住在长洲的。”

“哦，潘太，你不说，我也不知道哩。”洪满山笑道，实不相瞒，我也是在长州长大的。为甚么总不见素心提到？

潘太笑道：“大抵投考贵公司时，为了方便，才报了我这个地址吧。洪经理，你不会见怪吧。”

“怎会呢？”洪满山说：“她很能干，人又勤奋，没有她是不行的。所以，我打算送一间房子给她，反正我在香港有几个单位是空看的。”

潘太一怔，心想：这样大手笔的经理，真乃世间罕见，难道他看上了我这个甥女不成……

她想念及此，不由的喜孜孜说：“洪经理，你对素心实在太好了，家姐泉下有知，可放心了。”

“你姐姐早已不在人世？”

“嗯。”潘太叹了口气：“十八年前，姐姐不幸病逝，更不幸的是她的金塔给甚么“满山红”的电光炮爆炸了，尸骨无存……”

洪满山不听便罢，听了她这么说，不由的大吃一惊！原来当年烧炮仗，爆炸金塔，正是谢素心妈妈的骨殖……

他也不喂细想，讨了地址，便匆匆告辞，赶船到长洲去。

素心见经理突然驾临，受宠若惊：“经理，你怎么知道我这个地址的？”

是你姨妈告诉我的。”洪满山道：“素心，你不会怪我这个不速客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！”谢素心说：“留在这间祖屋，是因为要供奉我双亲的灵位，所以我不想离开长洲，并不是有意瞒骗公司的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洪满山指着墙壁上的磁相；“这大抵是你两位先大人的遗像了。”

“嗯。”她点点头。

“你双亲葬在甚么地方呢？”

谢素心说：“已经先后执金了，可是我母亲的金塔，给人爆碎了，后来再执金，已是骨殖不存了。”

洪满山心中一凛，连忙拜伏在地，素心，是我洪满山使到你妈妈的骨殖不存的……”

“这话怎么讲了？”她征征的楞住了。

“实不相瞒，你令堂的骨殖，至少有一块已陷入我的左边面颊，而且生长了赘肉。”洪满山叹了口气：“但是，我的劣行竟然得到了好报，赘肉的灵感，指示我走上成功之路，指示我报答她的后裔，这算是一种甚么报应呢？”

说罢，他诚心诚意的磕了三个响头。谢素心一把将他扶起，“你的左边面颊，怎么会有我妈妈的骨殖？”

“说来话长，那是十六年前的往事了。”洪满山便把十六年前的往事，一一说了。

“我妈妈很伟大，”她泫然欲泪：“我童年时，妈妈便去世了，弥留时，她还放心不下，唤看我的名字

：死后多年，她常常报梦；我投考你公司时，也是她指引的。经理……”

他笑，打断了她的话头：“你还叫我做经理么？”

“那么，”她一笑投怀：“打从今天起，我就叫你做出哥吧！山哥，你也叫我——”“心妹！”于是，他俩拥在一起，吻在一起，“这算是定情一吻吧”